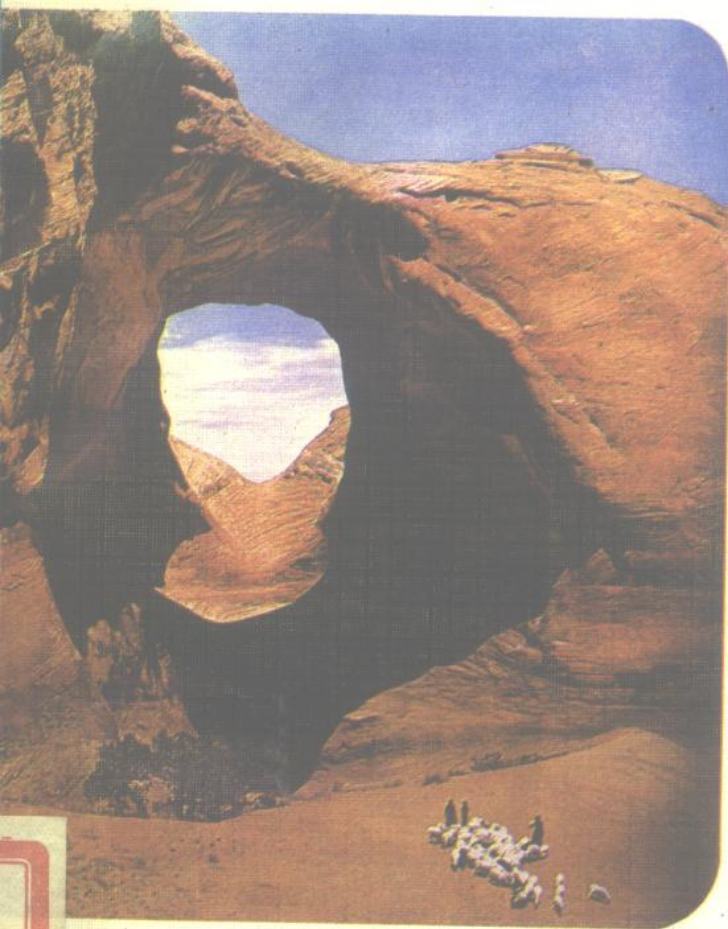


人与自然丛书



GU DAO PIAO LIU JI

新西兰) 汤姆·尼尔 著

李志良 译

时 波 主编

孤岛漂流记

(新西兰) 汤姆·尼尔著 李志良译 时波主编

GU DAO PIAO LIU JI

孤 岛 漂 流 记

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· 87 · 中国 · 武汉

人与自然丛书

孤 岛 漂 流 记

〔新西兰〕汤姆·尼尔

李志良 译

时 波 主 编

*

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鄂州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20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2-0156-3/z·0017

统一书号: 17304·142

印数: 1—10 150 定价: 1.65元

总 序

什么叫探险？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。词典上说，“到从来没有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去考察（自然界情况）”，叫做探险。我以为这样定义不确，至少是不完善。应该把括号内的字句删去，从而扩大了考察内容。另外，还应该加上一句：“或者以独特的方式和方法去历险旅行、考察。”甚至可以简洁地定义为：企图创造“第一”的、有生命危险的旅行、考察。如企图“第一”个驾飞机飞越大西洋，“第一”个驾人力飞机飞越大西洋，“第一”个驾轮船横渡大西洋，“第一”个驾独木舟横渡大西洋，“第一”个游泳横渡大西洋（现在还没有人敢冒此险），“第一”个不带淡水横渡大西洋……是都可以称为探险的。

探险，有单个人的，如本丛书《奔向北极》的作者、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只身到达北极；有群体的，如本丛书《亚马孙探奇》的作者、法国探险作家帕特里斯·弗朗塞斯希和他的同伴马努基安、蒂桑

迪埃等人，沿亚马孙河深入丛林的考察；有大规模的，如当代美国集合数万人的智慧，耗资巨大，终于把人类的足迹印在了月球表面。

探险，是极富挑战性的字眼。某个未知的“世界”就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其周围布满了难以预测的死亡的陷阱，有谁能勇敢地越过这些陷阱去征服它？人类是不安分的，总要不断地去征服，去探索。未知“世界”撩拨着人们的求索之心，沸腾着勇士们的热血，那些出类拔萃的志士便去探险，从而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。

探险，有成功，有失败。尽管人们事先设计得多么周密，但成功的概率永远不可能为1，而失败的影子却时刻跟在身旁。成功了，会给人类带来知识，带来财富，带来刺激；也给成功者带来胜利的微笑，带来创造“第一”的不朽的声誉。失败了，虽然也会给后继者带来成功的希望，但失败者却往往要付出血的、生命的代价。不妨回顾人类对地之极北的探险历程。当美国探险家罗伯特·皮尔里和他的队友于1909年4月6日在北极齐声欢呼三次以前，人们为征服北极已前赴后继地奋斗了几个世纪。1844年，英国的以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为首的129人探险队无一生还；1873年为了找回富兰克林的遗体，美国人组织了一支以乔治·华盛顿·德

朔为首的三十多人探险队，非但没能完成任务，且活着回来的只有两人；1881年美国又组织了26人的格里利探险队，也没有取得成功，又损失了19人的生命……这就是死亡与成功的北极探险之路。

科学家是伟大的，他们揭示了客观规律，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和知识的宝库。思想家和政治家，当其思想和主义对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时，也是伟大的。而对于探险家，尤其是那些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挺身而出的探险家，应是更其伟大的。因为他们所选定要征服的目标，是人类关心的、而又是前人从未达到过的；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、不屈不挠的毅力、临危不惧的胆略，应付不测的智慧，再加上他们诚可宝贵的生命作为资本；踏上征途，他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决策和行为，都毫无例外的要冒丧失生命的危险。所以，人们钦佩探险家，赞叹探险家，对成功者，誉为民族的，国家的或世者界的英雄，对悲壮的失败者，人们在书写历史时也不会吝惜笔墨，而把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人类文明史上。

这里应该加上一个注释：我的这些对探险和探险家的美誉之辞，决无鼓动人们或青少年去标新立异、去进行毫无意义的无谓的探险的意思和动机。我所鼓吹的是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现实的或常远的利益的探险，我所要宣扬的是那些卓越的探险

家们的气质和勇于求索的精神。我想，这也是出版《人与自然》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。

《人与自然》丛书首批与我国读者见面的有：《奔向北极》、《穿越南极》、《神秘岛纪行》、《亚马孙探奇》、《撒哈拉游记》、《孤岛漂流记》、《矮人国寻踪》、《飞车环球行》。这些著作都不是作家根据别人的材料，再加上自己的臆想和推测而杜撰出来的故事，而其价值恰恰在于作者即是探险者本人，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探险经历，以优美的语言，采用游记体裁，将他们所遇到的艰险和胜利后的喜悦，有声有色地奉献给读者。

可以确信，读者如果饶有兴味地看完本丛书，则必能增广知识，拓展视野、开阔心胸，倘若除此之外，在思想上、精神上还有所得，那么本丛书的作者、译者和编者就感到心满意足了。

叶 生 刚

1986年5月25日于武汉

两 度 漂 流

时 波

在南太平洋上，有一座无人居住的珊瑚岛——苏沃罗夫岛。它仅有半英里长，宽不过二百码，离它最近的海岛至少有二百英里。

一个名叫汤姆·尼尔的新西兰人，厌恶现代社会的喧闹和尘烟，两次越洋，只身漂流到苏沃罗夫岛，孤身一人在荒岛上度过了五个年头的离群索居的生活。他第一次登岛是1952年10月7日，一直住到1954年6月24日。五年之后，他于1960年4月27日又驾船来到苏沃罗夫岛，一住就是三年半，于1963年12月末才离开孤岛。为纪念五年的风雨生活，汤姆·尼尔写下了《孤岛漂流记》这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。

波涛环抱的苏沃罗夫岛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，汤姆·尼尔在那里白手起家，从无到有，建立了自己的正常生活，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首先，他必须象鲁滨孙似地克服孤静的处境，战胜孤寂的心理，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逐步树立起生活下去的坚强信念。

汤姆·尼尔凭着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炽热的爱，战胜了一次次狂风暴雨的袭击、野兽的骚扰、生活必需品的匮乏，终于在岛上生活了下来，而且生活得越来越丰富多彩。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，靠两只手筑起了一个珊瑚岩码头；他持之以恒，一口袋一口袋地收集岛上仅有的一点沃土，铺成了一个菜园，种起了西红柿、黄瓜、南瓜、西瓜和香蕉，辛勤耕耘，终于果实累累，自给有余；他白天劳动，晚上坚持夜读，还写下了厚厚一本日记，记录了他在岛上的传奇般的生活。

我们翻译出版《孤岛漂流记》，决非宣扬汤姆·尼尔那样的隐士精神，也非鼓吹离群索居，而是意在说明，不论在什么环境下，大自然同人的关系总是协调和谐的；只要人舍得流血流汗地努力奋斗，大自然一定会顺从地听凭人的安排，并慷慨地献出它的一切。

序 言

诺埃尔·巴伯

我乘坐的是一条生锈的旧船——“玛尼亚号”，从萨摩亚群岛向东航行，在海上已经飘荡了四天。船是我在帕果—帕果岛租来的。我们的目的地是苏沃罗夫，那是由珊瑚礁组成的一群小岛，通常无人居住，可是据说一个白人那里已经孤身生活了五年。

第五天的黎明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海上风平浪静，“玛尼亚号”的发动机不再轰鸣。这条老掉牙的破船已经抛锚停泊，可船身还在轻轻摇摆。我匆忙穿上一条短裤，抓起一罐啤酒和几只香蕉，跑上甲板。

在我面前，出现了一段绵延数英里的礁岩。海浪撞在礁岩上，翻起白色的浪花，在礁岩背后，阳光沐浴着一座珊瑚岛。呵，简直是进入了奇妙的梦境。

掌舵的萨摩亚人想找条捷径穿过这段礁岩。忽然，我发现在珊瑚岛的棕榈树丛中什么

东西晃动了一下，接着跳出一个人，他向我们使劲挥手。透过望远镜，我看见他向一条小船奔去，把船推下水，不一会儿，他又张起风帆，向“玛尼亚号”划来。不到二十分钟，他便象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样，敏捷地攀上了我们的船。

“年近六十，尚能如此，还算不赖”他咧嘴一笑。他就是我要介绍的汤姆·尼尔。他做了千百万人梦寐以求而从未实现的事。汤姆·尼尔是新西兰人，他远离尘世，来到这珊瑚岛上独居。这个岛远离商船航线，一年到头难得有轮船经过，因此，汤姆得天独厚，生活在宁静之中。

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聪明还是糊涂？

“玛尼亚号”在海浪中起伏摇摆，汤姆坐在甲板上，此刻他并不使人感到古怪。他个子高高的，身体显得有些瘦弱，皮肤被晒成深褐色；他脚登一双网球鞋，身穿一条破旧的短裤（他说，平日只挂一条布带，因为怕船上有女人才换了装束），头戴一顶旧礼帽；花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；他的眼睛最引人注目，那双褐色的眼珠机警灵活，充满笑意，一刻不停地四处观

察。天空的浮云、海上的波涛、还有萨摩亚水手黑红的脊背，就连我每次开口说话时的脸神，也总逃不脱他审视的目光。岁月在他赤红的脸上刻下的皱纹，使他显得足智多谋。

汤姆要我为本书作序，我深感荣幸。但对海岛的美丽风光和岛上的艰苦生活我无需赘言，因为汤姆在书中已做了出色的描述。在这里，我要着重讲的是作者本人，或者说是他不愿显露的一些品格。我发现，汤姆为人谦虚谨慎，沉静机敏，幽默诙谐，而且对世界上的事都想弄个究竟，但这算不得怪癖。

汤姆保存着一本日记，里面写满了清秀工整的字迹。他用的是一支老式鹅管笔，这也表明了他的一种个性，他比我想象的更执拗。汤姆·尼尔并未因为独身生活而降低做人标准。在汤姆的岛上发现的所有新奇事中，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在那些沙沙作响的椰林之外，大海环抱着海滩，在礁石外面，广阔无垠的太平洋把汤姆与喧嚣的世界隔开，离他最近的岛屿尚有二百英里，但是汤姆并未因为远离人世而放浪形骸，他每天认真地洗漱，然后拿着镜子站到窗前照来照去，看看是否洁净。

汤姆是我所见过的最爱整洁的人。他屋里

的茶杯茶碟都有固定的位置，抹布用后总是展平晾干。一次，我不小心把一小块椰子壳掉在门廊的地上，他便马上把它踢到外面去。在他家的头一天，我两次看见他用一把自制的棕榈叶笤帚打扫房子。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喝过象样的茶水，在用我带去的上等茶沏水之前，他先仔细地茶壶烫干净。

“即使用喝过的茶叶一遍又一遍地沏水，我也总是先烫茶壶，”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“我可不愿用不干不净的茶壶沏水喝。”

饭后，他坐在一只破旧的箱子上，俯着身子在白色的珊瑚岩上漫不经心地乱画，享受着谈天说地的乐趣。八个月来，他头一回同人在一起。

但是，从他的谈话中我惊异地感到，尽管他很高兴见到我，对我告诉他的新闻也颇感兴趣，但当我离去，他并无留恋之意。他甚至从未问我打算住多久。

“你为什么要独居孤岛？”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时，他久久没有作声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漫长的、漆黑的、美丽的夜晚。防风灯放在我俩之间，汤姆的赤红脸膛半明半暗，粗糙的木桌上摆着两只茶杯和一

把空茶壶，汤姆的一只猫直身坐在一旁，象一尊雕像一动不动。

“在我动身来这里之前，许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我给他们的回答多种多样。也许那是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我。我有时想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，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有些疑惑：难道这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吗？”

“不过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人不会在一朝一夕做出这样重大的抉择，我的这个念头已经酝酿三十年了。”

忽然，他又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话虽这么说，但你可别误解我，以为我是个隐士。你看我象隐士吗？”他向我探过身子。“我喜欢人类，这是真的，我不是为了逃避责任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来这儿。”

我们默默地坐在暮色中，遥望着远方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在棕榈树丛的背景上，勾勒出了“玛尼亚号”轮船的剪影。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小说《金银岛》中“伊西班牙拉号”纵帆船停泊岛边的情景。但是，金银岛是个充斥暴力的险恶之地，而这里却是和平宁静的乐园。海滩上一片静悄悄，即使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也觉得

人类社会仿佛不再存在，大自然已变得和善可亲。

我即将离开苏沃罗夫时发生的事，真让我猜不透。也许是那些令人不快的车站送客的情景在脑子里萦绕，我确实在为告别孤岛的情景而担忧。可是，当我就要乘“玛尼亚号”轮船的小舢板离开沙滩去海船的时候，汤姆握紧我的手说：“诺埃尔，遇见你真幸运，你给我带来这么多日用品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”

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还没来得及猜想，水手们已经把舢板推入蓝色的水中。汤姆三脚两步跳回岸上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椰林中。

这既匆忙又冷淡的离别，是表明他内心的满足，还是掩饰他离群索居的苦恼？

这部书回答了我的疑问。

目 录

序言·····诺埃尔·巴伯

第一部 徘徊的岁月·····1

流浪癖·····1

购货单·····20

第二部 在岛上：1952年10月

——1954年6月·····40

自谋生路·····40

钓鱼、烧饭、猎野猪·····67

菜园与鸡舍·····98

我的客人·····116

码头和大风暴·····127

救命恩人·····150

第三部 回到文明社会174

沉闷的六年 174

重返苏沃罗夫 191

第四部 在岛上：1960年4月

——1963年12月199

重温旧梦 199

遇难船 221

后记 241